

『三国志』董卓伝 改行&スペース挿入&適宜省略をしました版

作成…ひろお

董卓伝には、董卓以外の記事が多い。つまり、本紀みたいな役割があるらしい。読み直したいと思いました。「残虐」のステレオタイプな描写を疑うと、ふつうに王朝の行く末を憂えた、政治家・董卓が見えてくる。

■ 1節 涼州の部将

董卓字仲穎，隴西臨洮人也。

董卓のローカルなネタは省略。董卓伝にある本紀っぽい記述に興味がある。

○呉書曰…郡召卓 為吏，使監領盜賊。胡嘗出鈔，多虜民人，

涼州刺史 成就 辟卓 為從事，使領兵騎 討捕，大破之，斬獲 千計。

並州刺史 段熲薦卓公府，**司徒袁隗** 辟為掾。

董卓は、袁術の叔父・袁隗に仕えていた。知らなかった。なぜ出典が『呉書』なんだろう。

漢桓帝末，以六郡良家子 為羽林郎。卓有才武，旅力少比，雙帶兩鞬，左右馳射。

桓帝末とは、167年です。

為軍司馬，從中郎將**張奐** 征並州有功，拜郎中，賜縑九千匹，卓悉以分 與吏士。

遷廣武令，蜀郡北部都尉，西域戊己校尉，免。徵拜並州刺史、河東太守，

董卓の官位を、真面目においかけたら、面白いかも。

○英雄記曰…卓數討羌、胡，前後 百餘戰。遷中郎將，討黃巾，軍敗抵罪。

韓遂等 起涼州，複為中郎將，西拒遂。於望 垣破北，為羌、胡數萬人所圍，糧食乏絶。

司徒の張温に協力して、戦ったときのことかな。遅刻して、孫堅が「董卓を斬れ」と言った。

卓偽 欲捕魚，堰其還道 當所渡水為池，使水渟 滿數十裏，默從堰下 過其軍而決堰。

比羌、胡聞知追逐，水已深，不得渡。時六軍 上隴西，五軍敗績，**卓獨 全衆而還**，

屯住扶風。拜前將軍，封叅鄉侯，徵為並州牧。

○靈帝紀曰…中平五年，徵卓 為少府，敕以營吏士 屬左將軍**皇甫嵩**，詣行在所。

卓上言…「涼州擾亂，鯨鯢未滅，此臣奮發 效命之秋。吏士踴躍，戀思念報，

各遮臣車，辭聲懇惻，未得即路也。輒且行，前將軍事，盡心慰恤，效力行陳。」六年，以卓為並州牧，又敕以吏兵屬皇甫嵩。卓復上言…

「臣掌戎十年，士卒大小，相狎彌久，戀臣畜養之恩，樂為國家奮一旦之命，乞將之州，效力邊陲。」卓再違詔敕，會為何進所召。

董卓を服従させられなかった、皇甫嵩の列伝も、読んでおきたい。

■ 2節 董卓の入洛

靈帝崩，少帝即位。**大將軍何進** 與司隸校尉**袁紹** 謀誅諸閹宦，太后不從。

何進の歴史的役割は、じつは大きい。袁紹に宦官を切らせ、董卓に洛陽を焼かせた。本人は意図してないが。

進乃召卓 使將兵詣京師，並密令上書曰…「中常侍張讓等 竊幸乘寵，濁亂海內。

昔趙鞅興 晉陽之甲，以逐君側之惡。臣輒鳴鐘鼓 如洛陽，即討讓等。」欲以脅迫太后。卓未至，進敗。

○續漢書曰…進字遂高，南陽人，太后異母兄也。進本屠家子，父曰真。真死後，

進以妹 倚黃門 得入掖庭，有寵，**光和三年** 立為皇后，進由是貴幸。中平元年，

黃巾起，拜進大將軍。

袁逢や袁隗と、何進がどのように接近したか。想像で、穴埋めしたい。

○典略載卓表曰…「臣伏惟天下 所以有逆不止者，各由黃門常侍張讓等 侮慢天常，

操擅王命，父子兄弟並據州郡，一書出門，便獲千金，京畿諸郡 數百萬 膏腴美田

皆屬讓等，至使怨氣上蒸，妖賊蜂起。臣前奉詔 討於扶羅，將士饑乏，不肯渡河，

皆言 欲詣京師 先誅閹豎 以除民害，從台閣 求乞資直。臣隨慰撫，以至新安。

臣聞 揚湯止沸，不如 滅火去薪，潰癰雖痛，勝於養肉，及溺呼船，悔之無及。」

董卓が宦官を批判している。意外に的を射っていて、納得させられてしまう。

中常侍段珪等 劫帝 走小平津，卓遂將其衆 迎帝於北芒，還宮。

○張璠漢紀曰…帝以八月庚午 為諸黃門所劫，步出穀門，走至河上。諸黃門既投河死。

時帝年十四，陳留王年九歲，兄弟獨夜步行欲還宮，闇暝，逐螢火而行，數裏，得民家，以露車載送。辛未，公卿以下與卓共迎帝於北芒阪下。

以下の裴注は、董卓が皇族を広い、洛陽に入るときのおもしろ逸話集。

○獻帝春秋曰…先是童謠曰…「侯非侯，王非王，千乘萬騎走北芒。」

卓時適至，屯顯陽苑。聞帝當還，率衆迎帝。

○典略曰…帝望見卓兵涕泣。群公謂卓曰…「有詔卻兵。」

卓曰…「公諸人為國大臣，不能匡正王室，至使國家播蕩，何卻兵之有！」遂俱入城。

○獻帝紀曰…卓與帝語，語不可了。乃更與陳留王語，問禍亂由起；王答，自初至終，無所遺失。卓大喜，乃有廢立意。

○英雄記曰…河南中部掾閔貢扶帝及陳留王上至雒舍止。帝獨乘一馬，陳留王與貢共乘一馬，從雒舍南行。公卿百官奉迎於北芒阪下，故太尉崔烈在前導。

卓將步騎數千來迎，烈呵使避，卓罵烈曰…「晝夜三百里來，何雲避，我不能斷卿頭邪？」前見帝曰…「陛下令常侍小黃門作亂乃爾，以取禍敗，

為負不小邪？」又趨陳留王，曰…「我董卓也，從我抱來。」乃於貢抱中取王。

○英雄記曰…一本雲王不就卓抱，卓與王並馬而行也。

時進弟車騎將軍苗為進衆所殺，

○英雄記雲…苗，太后之同母兄，先嫁硃氏之子。進部曲將吳匡，素怨苗，不與進同心，

又疑其與宦官通謀，乃令軍中曰…「殺大將軍者，車騎也。」遂引兵與卓弟旻，

共攻殺苗於硃爵闕下。進、苗部曲無所屬，皆詣卓。卓又使呂布殺執金吾丁原，

並其衆，故京都兵權唯在卓。

何進と何苗が、父の違う兄弟だつて、知らなかった。何進と何苗、丁原の軍は、すべて董卓が吸収した。

○九州春秋曰…卓初入洛陽，步騎不過三千，自嫌兵少，不為遠近所服；率四五日，輒夜遣兵出四城門，明日陳旌鼓而入，宣言雲「西兵複入至洛中」。

人不覺，謂卓兵不可勝數。

先是，進遣騎都尉太山鮑信所在募兵，適至，信謂紹曰：「卓擁強兵，有異志，今不早圖，將為所制；及其初至疲勞，襲之可禽也。」紹畏卓，不敢發，信遂還鄉里。

鮑信は、曹操に兗州を与えた人だ。董卓伝に登場し、袁紹と作戦を練っている。意外に出しゃばりである。

■ 3節 獻帝を立てる

於是 以久不雨，策免司空劉弘 而卓代之，俄遷太尉，假節鉞虎賁。遂廢帝 為弘農王。尋又殺 王及何太后。立靈帝少子 陳留王，是為獻帝。

以下、皇帝を交換することの可否について、論じられている。霍光の故事は昨日読んだ。つぎは伊尹かな。

○獻帝紀曰：卓謀廢帝，會群臣於朝堂，議曰：「大者天地，次者君臣，所以為治。今皇帝闇弱，不可以奉宗廟，為天下主。欲依伊尹、霍光故事，立陳留王，

何如？」尚書盧植曰：「案尚書太甲既立不明，伊尹放之桐宮。昌邑王立二十七日，罪過千餘，故霍光廢之。今上富於春秋，行未有失，非前事之比也。」卓怒，罷坐，欲誅植，侍中蔡邕勸之，得免。九月甲戌，卓復大會群臣曰：

「太后逼迫 永樂太后，令以憂死，逆婦姑之禮，無孝順之節。天子幼質，軟弱不君。

昔伊尹放太甲，霍光廢昌邑，著在典籍，僉以為善。今太后宜如太甲，

皇帝宜如昌邑。陳留王仁孝，宜即尊皇祚。」

○獻帝起居注載策曰：「孝靈皇帝不究高宗眉壽之祚，早棄臣子。皇帝承紹，

海內側望，而帝天姿輕佻，威儀不恪，在喪慢惰，哀如故焉；凶德既彰，淫穢發聞，損辱神器，忝汙宗廟。皇太后教無母儀，統政荒亂。永樂太后暴崩，衆論惑焉。

三綱之道，天地之紀，而乃有闕，罪之大者。陳留王協，聖德偉茂，規矩邈然，豐下兌上，有堯圖之表；居喪哀戚，言不及邪，岐嶷之性，有周成之懿。休聲美稱，

天下所聞，宜承洪業，為萬世統，可以承宗廟。廢皇帝 為弘農王。皇太后還政。」

尚書讀冊畢，群臣莫有言，尚書丁宮曰：「天禍漢室，喪亂弘多。昔祭仲廢忽立突，

春秋大其權。今大臣量宜為社稷計，誠合天人，請稱萬歲。」卓以太后見廢，

故公卿以下 不布服，會葬，素衣而已。

卓遷相國，封郿侯，**贊拜不名**，**劍履上殿**，又封卓母 為池陽君，置家令、丞。卓既率 精兵來，適值帝室 大亂，得專廢立，據有 武庫甲兵，國家珍寶，威震天下。卓性 殘忍不仁，遂以嚴刑 脅衆，睚眦之隙必報，人不自保。

○魏書曰…**卓所原 無極**，語賓客曰…「我相，貴無上也。」

○英雄記曰…卓欲震威，侍御史擾龍宗 詣卓白事，**不解劍**，立搥殺之，京師震動。**發何苗棺**，出其屍，枝解節棄 於道邊。又收苗母 舞陽君殺之，棄屍 於苑枳落中，不復收斂。

以下、おまけの逸話です。董卓らしさを演出するための、創作かなあ。

嘗遣軍 到陽城。時適二月社，民各在其社下，悉就斷 其男子頭，駕其車牛，載其婦女財物，以所斷頭 系車轆軸，連軫而還洛，雲攻賊大獲，稱萬歲。入開陽城門，焚燒其頭，以婦女 與甲兵為婢妾。至於奸亂 宮人公主。其凶逆如此。

■ 4 節 長安に遷都

初，卓信任 **尚書周毖**，**城門校尉 伍瓊等**，用其所舉 **韓馥**、**劉岱**、**孔伉**、**張咨**、**張邈等** 出宰州郡。

山東で同盟を組むのは、この人たちです。

而馥等 至官，皆合兵 將以討卓。卓聞之，以為毖、瓊等，通情賣己，皆斬之。
以下、伍瓊について。董卓に信任されたが、推薦した人が謀反したから、処刑された人。性格は派手。

○英雄記曰…**毖**字仲遠，武威人。瓊字德瑜，汝南人。

○謝承 後漢書曰…**伍孚** 字德瑜，少有大節，為郡門下 書佐。其本邑長 有罪，太守使孚 出教，敕曹下督郵 收之。孚不肯 受教，伏地仰諫曰…「君雖不君，臣不可 不臣，明府 奈何令孚受教，敕外收本邑長乎？更乞授他吏。」

太守奇而聽之。後大將軍何進 辟為東曹屬，稍遷侍中、河南尹、越騎校尉。董卓作亂，百僚震栗。孚著小鎧，於朝服裏 挾佩刀見卓，欲伺便利殺之。語闕辭去，

卓送至閣中，孚因出刀刺之。卓多力，退卻不中，即收孚。卓曰：「卿欲反邪？」孚大言曰：「汝非吾君，吾非汝臣，何反之有？汝亂國口主，罪盈惡大，今是吾死日，故來誅奸賊耳，恨不車裂汝於市朝，以謝天下。」遂殺孚。

○謝承記 孚字及本郡，則與瓊同，而致死事，乃與孚異也，不知孚為瓊之別名，為別有伍孚也？蓋未詳之。

河內太守 **王匡**，遣泰山兵屯河陽津，將以圖卓。

董卓は、ビビッて長安に遷都した。直接の原因を作ったのは、王匡だとされる。へえ。

卓遣疑兵若將於平陰渡者，潛遣銳衆從小平北渡，繞擊其後，大破之。津北死者略盡。卓以山東豪傑並起，恐懼不寧。

初平元年二月，乃徙天子都長安。焚燒洛陽宮室，悉發掘陵墓，取寶物。

以下、遷都の可否について、述べられています。

○華嶠漢書曰：卓欲遷長安，召公卿以下大議。**司徒楊彪**曰：「昔盤庚五遷，殷民胥怨，

故作三篇以曉天下之民。而海內安穩，無故移都，恐百姓驚動，糜沸蟻聚為亂。」

卓曰：「關中肥饒，故秦得併吞六國。今徙西京，設令關東豪強敢有動者，

以我強兵蹶之，可使詣滄海。」**彪**曰：「海內動之甚易，安之甚難。」

又長安宮室壞敗，不可卒複。」卓曰：「武帝時居杜陵南山下，有成瓦窯數千處，引涼州材木，東下以作宮室，為功不難。」卓意不得，便作色曰：「公欲沮我計邪？

邊章、韓約有書來，欲令朝廷必徙都。若大兵來下，我不能複相救，

公便可與**袁氏**西行。」**彪**曰：「西方自彪道徑也，顧未知天下何如耳！」議罷。

卓敕司隸校尉宣璠以災異劾奏，因策免彪。

○續漢書曰：太尉黃琬、**司徒楊彪**、司空荀爽俱詣卓，卓言：「昔高祖都關中，

十一世後中興，更都洛陽。從光武至今，複十一世，案石苞室讖，宜複還都長安。」

坐中皆驚愕，無敢應者。**彪**曰：「遷都改制，天下大事，皆當因民之心，隨時之宜。」

昔盤庚五遷，殷民胥怨，故作三篇以曉之。往者**王莽**篡逆，變亂五常，

更始赤眉之時，焚燒長安，殘害百姓，民人流亡，百無一在。光武受命，更都洛邑，此其宜也。今方建立聖主，光隆漢祚，而無故捐宮廟，棄園陵，恐百姓驚愕，

不解此意，必麤沸蟻聚，以致擾亂。**石苞**室讖，妖邪之書，豈可信用？」

卓作色曰…「**楊公**欲沮國家計邪？關東方亂，所在賊起。崤函險固，國之重防。

又隴右取材，功夫不難。杜陵南山下有**孝武**故陶處，作磚瓦，一朝可辦。宮室官府，蓋何足言！百姓小民，何足與議。若有前卻，我以大兵驅之，豈得自在。」

百寮恐怖失色。**琬**謂卓曰…「此大事。楊公之語，得無重思！」卓罷坐，

即日令司隸奏彪及琬，皆免官。

大駕即西。卓部兵燒洛陽城外外面百里。又自將兵燒南北宮及宗廟、府庫、民家，城內掃地殄盡。又收諸富室，以罪惡沒入其財物；無辜而死者，不可勝計。

○獻帝紀曰…卓獲山東兵，以豬膏塗布十餘匹，用纏其身，然後燒之，先從足起。

獲**袁紹****豫州**從事**李延**，煮殺之。卓所愛胡，恃寵放縱，為司隸校尉**趙謙**所殺。

卓大怒曰…「我愛狗，尚不欲令人呵之，而況人乎！」乃召司隸都官搃殺之。

■ 5節 長安の尚父

卓至西京，為太師，號曰尚父。乘青蓋金華車，爪畫兩輜，時人號曰竿摩車。

○魏書曰…言其逼天子也。

竿摩車は、天子の地位にせまることを、意味するそうです。知らなかった！

○獻帝紀曰；卓既為太師，複欲稱尚父，以問**蔡邕**。邕曰…「昔武王受命，太公為師，輔佐周室，以伐無道，是以天下尊之，稱為尚父。今公之功德，誠為巍巍，宜須關東悉定，車駕東還，然後議之。」乃止。京師地震，卓又問邕。

邕對曰…「地動陰盛，大臣逾制之所致也。公乘青蓋車，遠近以為非宜。」

卓從之，更乘金華阜蓋車也。

卓弟旻 為左將軍，封鄆侯；兄子璜 為侍中，中軍校尉典兵；宗族內外 並列朝廷。

○英雄記曰…卓侍妾 懷抱中子，皆封侯，弄以金紫。孫女名白，時尚未笄，封為渭陽君。於郿城東 起壇，從廣二丈餘，高五六尺，使白 乘軒金華青蓋車，都尉、中郎將、刺史千石 在郿者，各令乘軒簪筆，為白導從，之壇上，使兄子璜 為使者 授印綬。

公卿見卓，謁拜車下，卓不為禮。召呼 三台尚書以下 自詣卓府 啓事。

以下、皇甫嵩と董卓の、宿縁の意地の張り合い。

○山陽公載記曰…初卓 為前將軍，皇甫嵩 為左將軍，俱征韓遂，各不相下。

後卓徵 為少府並州牧，兵當屬嵩，卓大怒。及為太師，嵩 為禦史中丞，拜於車下。

卓問嵩…「義真服未乎？」嵩曰…「安知 明公乃至 於是！」卓曰…「鴻鵠固有遠志，但燕雀 自不知耳。」嵩曰…「昔 與明公 俱為鴻鵠，不意 今日變 為鳳皇耳。」

卓笑曰…「卿早服，今日 可不拜也。」

○張璠漢紀曰…卓抵其手 謂皇甫嵩曰…「義真怖未乎？」嵩對曰…

「明公 以德 輔朝廷，大慶方至，何怖之有？若淫刑 以逞，將天下皆懼，豈獨嵩乎？」卓默然，遂與嵩 和解。

築郿塢，高 與長安城埒，積穀 為三十年儲，

雲事成，雄據天下，不成，守此足 以畢老。嘗至郿 行塢，公卿已下 祖道 於橫門外。

卓 豫施帳幔 飲，誘降 北地反者 數百人，於坐中 先斷其舌，或斬手足，或鑿眼，或鑊煮之，未死，偃轉 杯案間，會者皆戰慄 亡失七箸，而卓飲食 自若。

残酷に見えますが、戦勝者ならば、少なからず同じことをしたのでは？ わざわざ食事中でなくてもいいが。笑

太史望氣，言 當有大臣 戮死者。故太尉張溫 時為衛尉，素不善卓，卓心怨之，

因天有變，欲以塞咎，使人言 溫與袁術交關，遂笞殺之。

張温、袁術、孫堅、という人脈にとっても興味があります。張温を調べずば居られまい！

靈帝の時代の参考が、ほぼ宦官の子弟で占められていたという話。曹嵩と同類は、けっこういた。

○傅子曰…靈帝時 榜門賣官，於是 太尉**段熲**、司徒**崔烈**、太尉**樊陵**、司空**張温**之徒，皆入錢 上千萬 下五百萬 以買三公。熲數征伐 有大功，烈有北州 重名，温有傑才，陵能偶時，皆一時 顯士，猶以貨取位，而況 于**劉翽**、**唐珍**、**張顥**之黨乎！

○風俗通曰…司隸**劉翽**，以党 諸常侍，致位公輔。

○續漢書曰…唐珍，中常侍唐衡弟。張顥，中常侍張奉弟。

以下、警察と經濟政策で、ムチャをやりました、というお話。

法令苛酷，愛憎淫刑，更相被誣，冤死者 千數。百姓嗷嗷，道路以目。

○魏書曰…卓使司隸校尉**劉翽** 籍吏民有 為子不孝，為臣不忠，為吏不清，為弟不順，有應此者 皆身誅，財物沒官。於是愛憎互起，民多冤死。

悉椎破銅人、鐘虡，及壞 五銖錢。更鑄 為小錢，大五分，無文章，肉好無輪郭，不磨鑪。於是 貨輕 而物貴，穀一斛 至數十萬。自是後 錢貨不行。

■6節 董卓が殺さる

三年四月，司徒王允、尚書僕射 士孫瑞、卓將**呂布** 共謀誅卓。

是時，天子有疾 新愈，大會 未央殿。布使 同郡騎都尉 李肅等，將親兵十餘人，偽著 衛士服 守掖門。布懷詔書。卓至，肅等 格卓。卓驚呼 布所在。布曰「有詔」，遂殺卓，夷三族。主簿**田景** 前趨卓屍，布又殺之；凡所殺三人，餘莫敢動。

○英雄記曰…時有 謠言曰…「千里草，何青青，十日蔔，猶不生。」又作 董逃之歌。

又有道士 書布為「呂」字以示卓，卓不知 其為呂布也。卓當入會，陳列步騎，自營至宮，朝服導引 行其中。馬躡不前，卓心怪欲止，布勸使行，乃表甲 而入。

卓既死，當時 日月清淨，微風 不起。旻、璜等 及宗族老弱 悉在郿，皆還，

為其群下 所斫射。卓母年九十，走至塢門曰「乞脫我死」，即斬首。

袁氏門生故吏，改殯諸袁，死於郿者，斂聚董氏屍於其側而焚之。暴卓屍於市。

袁隗をはじめ、袁氏は全滅してしまったのですね。この故吏は、袁紹と袁術、どちらを支えたのかなあ。

卓素肥，膏流浸地，草為之丹。守屍吏暝，以為大炷，置卓臍中，以為燈，光明達旦，如是積日。後卓故部曲收所燒者灰，並以一棺棺之，葬於郿。

卓塢中金有二三萬斤，銀八九萬斤，珠玉錦綺奇玩雜物皆山崇阜積，不可知數。

長安士庶鹹相慶賀，諸阿附卓者皆下獄死。

以下、蔡邕さんと王允について。蔡邕についての裴松之の意見は、省略しましたが。

○謝承後漢書曰…**蔡邕**在王允坐，聞卓死，有嘆惜之音。允責邕曰…「卓，國之大賊，殺主殘臣，天地所不祐，人神所同疾。君為王臣，世受漢恩，國主危難，曾不倒戈，卓受天誅，而更嗟痛乎？」便使收付廷尉。邕謝允曰…「雖以不忠，猶識大義，古今安危，耳所厭聞，口所常玩，豈當背國而向卓也？狂瞽之詞，謬出患人，原鯨首為刑，以繼漢史。」公卿惜邕才，鹹共諫允。允曰…「昔武帝**不殺司馬遷**，使作謗書，流於後世。方今國祚中衰，戎馬在郊，不可令佞臣執筆，在幼主左右，後令吾徒並受謗議。」遂殺邕。

○張璠漢紀曰…初，**蔡邕**以言事見徙，名聞天下，義動志士。及還，內寵惡之。

邕恐，乃亡命海濱，往來依太山羊氏，積十年。卓為太尉，辟為掾，以高第為侍御史治書，三日中遂至尚書。後遷巴東太守，卓上留拜侍中，至長安為左中郎將。卓重其才，厚遇之。每有朝廷事，常令邕具草。及允將殺邕，時名士多為之言，允悔欲止，而邕已死。

■ 7節 董卓の殘党

初，卓女婿中郎將**牛輔**，典兵別屯陝，分遣校尉**李傕**、**郭汜**、**張濟**，

略**陳留**、**潁川**諸縣。卓死，呂布使李肅至陝，欲以詔命誅輔。

輔等逆 與肅戰，肅敗走弘農，布誅肅。

其後輔營兵有夜叛出者，營中驚，輔以為皆叛，乃取金寶，獨與素所厚友胡赤兒等五六人相隨，逾城北渡河，赤兒等利其金寶，斬首送長安。

牛輔の迷信ぶかい裴注が載っています。興味がないので、カット。むしろ分量が増えて目障りだ。

比傜等還，輔已敗，衆無所依，欲各散歸。既無赦書，而聞長安中欲盡誅涼州人，憂恐不知所為。**用賈詡策**，遂將其衆而西，所在收兵，比至長安，衆十餘萬，

○九州春秋曰…傜等在陝，皆恐怖，急擁兵自守。**胡文才**、**楊整脩**皆涼州大人，

而司徒王允素所不善也。及李傜之叛，允乃呼文才、整脩使東解釋之，

不假借以溫顏，謂曰…「關東鼠子欲何為邪？卿往呼之。」

於是二人往，實召兵而還。

王允と、涼州人の関わりを、ほかで読んだことがありませんでした。

與卓故部曲樊稠、李蒙、王方等**合圍長安城**。

十日城陷，與布戰城中，**布敗走**。傜等放兵略長安老少，殺之悉盡，死者狼籍。

誅殺卓者，屍王允於市。

○張璠漢紀曰…布兵敗，駐馬青瑣門外，謂允曰…「公可以去。」

允曰…「安國家，吾之上原也，若不獲，則奉身以死。朝廷幼主恃我而已，臨難苟免，吾不為也。努力**謝關東諸公**，**以國家為念**。」

呂布は、これを忠実に実行したのである。そして、袁術と袁紹に、嫌われてしまった。

傜、汜入長安城，屯南宮掖門，殺太僕魯馗、大鴻臚周奐、城門校尉崔烈、越騎校尉王頎。吏民死者不可勝數。司徒王允挾天子上宣平城門避兵，

傜等於城門下拜，伏地叩頭。帝謂傜等曰…「卿無作威福，而乃放兵縱橫，

欲何為乎？」傜等曰…「董卓忠於陛下，而無故為呂布所殺。臣等為卓報讎，

弗敢為逆也。請事竟，詣廷尉受罪。」允窮逼出見傜，傜誅允及妻子宗族十餘人。

長安城中 男女大小 莫不流涕。

○允字子師，太原祁人也。少有大節，郭泰見而奇之，曰：「王生一日千里，王佐之才也。」泰雖先達，遂與定交。三公並辟，曆豫州刺史，辟荀爽、孔融為從事，遷河南尹、尚書令。及為司徒，其所以扶持王室，甚得大臣之節，自天子以下，皆倚賴焉。卓亦推信之，委以朝廷。

王允は、蔡邕のことがなければ、欠点のない名臣だったと思う。なぜ董卓暗殺に成功したか、検証したい。

葬卓於郿，大風暴雨 震卓墓，水流入藏，漂其棺槨。催為車騎將軍、池陽侯，領司隸校尉、假節。汜為後將軍、美陽侯。稠為右將軍、萬年侯。催、汜、稠擅朝政。
李催たちは、バブリーな官職に就きましたよ、というお話。

○英雄記曰…催，北地人。汜，張掖人，一名多。濟為驃騎將軍、平陽侯，屯弘農。

■ 8節 馬騰の干渉

是歲，韓遂、馬騰等降，率衆詣長安。

董卓と、馬騰&韓遂の関係性も、よく分からん。同じ涼州だが、根拠地の場所が違うライバルかな。

以遂為鎮西將軍，遣還涼州，騰征西將軍，屯郿。
侍中馬宇 與諫議大夫種邵、左中郎將劉範等謀，欲使騰襲長安，己為內應，以誅催等。

劉範は、益州にいる劉焉の子。劉焉が益州から、手を引いていたのだと思います。

騰引兵至長平觀，宇等謀泄，出奔槐裏。稠擊騰，騰敗走，還涼州；又攻槐裏，宇等皆死。時三輔民尚數十萬戶，催等放兵劫略，攻剽城邑，人民饑困，二年間相啖食略盡。

○獻帝紀曰…是時新遷都，宮人多亡衣服，帝欲發禦府繪以與之，李催弗欲，曰：「宮中有衣，胡為複作邪？」詔賣厩馬百餘匹，禦府大司農出雜繪二萬匹，與所賣口馬直，賜公卿以下及貧民不能自存者。李催曰「我邸閣儲口少」，

乃悉載置其營。賈詡曰「此上意，不可拒」，催不從之。

諸將爭權，遂殺稠，並其衆。

馬騰の「野心」を妄想してみるのには、面白いかも知れない。

○九州春秋曰…馬騰、韓遂之敗，樊稠追**至陳倉**。遂語稠曰…「天地反覆，未可知也。本所爭者非私怨，王家事耳。與足下州裏人，今雖小違，要當大同，欲相與善語以別。邂逅萬一不如意，後可複相見乎！」俱卻騎前接馬，交臂相加，共語良久而別。催兄子利隨稠，利還告催，**韓、樊交馬語**，不知道，意愛甚密。

韓遂は、単騎で語り合い、敵を離反させるのが得意か。それとも逸話の焼き直しが、行われているだけか。

催以是疑稠，與韓遂私和，而有異意。稠欲將兵東出關，從催索益兵。

因請稠會議，便於坐殺稠。

汜與催轉相疑，戰鬥長安中。催質天子於營，燒宮殿城門，略官寺，盡收乘輿服禦物，置其家。催使公卿詣汜請和，汜皆執之。相攻擊連月，死者萬數。

(裴注、李催と郭汜の対決の史料は、つまらるので省略)

■ 8節 献帝の脱出

催將**楊奉**，與催軍吏宋果等謀殺催，事泄，遂將兵叛催。催衆叛，稍衰弱。

楊奉は、李催に反して、献帝を連れ出す。のちに袁術に合流する。どっという思惑があるんだ？ 成り行き？

張濟自陝和解之，天子乃得出，至新豐、霸陵間。

献帝の「かわいそう」エピソードは、大幅に割愛。ぼくが第三者として見れば、献帝は皇帝じゃないだろ。

○献帝起居注曰…初，天子出，到宣平門，當度橋，汜兵數百人遮橋問

「是天子邪？」車不得前。催兵數百人皆持大戟，在乘輿車左右，

侍中劉艾大呼雲…「是天子也。」使侍中楊琦高舉車帷。帝言諸兵…

「汝不卻，何敢迫近至尊邪？」汜等兵乃卻。既度橋，士衆咸呼萬歲。

郭汜複欲脅天子，還都鄙。天子奔奉營，奉擊汜破之。汜走南山，奉及將軍董承，

以天子還洛陽。催、汜悔遣天子，複相與和，追及天子於弘農之曹陽。

奉急招河東故白波帥韓暹、胡才、李樂等合，與催、汜大戰。

奉兵敗，催等縱兵殺公卿百官，略宮人入弘農。

○獻帝紀曰…時尚書令**士孫瑞**為亂兵所害。

むしろ、士孫瑞さんが生きていたことが意外。

○三輔決錄注曰…瑞字君榮，扶風人，世為學門。瑞少傳家業，博達無所不通，仕曆顯位。卓既誅，遷大司農，為國**三老**。每三公缺，瑞常在選中。

太尉周忠、**皇甫嵩**，司徒淳于嘉、趙溫，**司空楊彪**、張喜等為公，皆辭拜讓瑞。

天子都許，追論瑞功，封子萌澹津亭侯。

萌字文始，亦有才學，與王粲善。臨當就國，粲作詩以贈萌，萌有答，在粲集中。

天子走陝，北渡河，失輜重，步行，唯皇后貴人從，至大陽，止人家屋中。

○獻帝紀曰…初，議者欲令天子浮河東下，**太尉楊彪**曰…「臣弘農人，從此已東，

有三十六灘，非萬乘所當從也。」劉艾曰…「臣前為陝令，知其危險，

有師猶有傾覆，況今無師，太尉謀是也。」乃止。

楊彪さんの土地勘である。楊彪さんの妻は、袁術の姉妹。袁術と義理の兄弟。だから注目してる。

奉、暹等遂以天子都安邑，禦乘牛車。**太尉楊彪**、太僕韓融近臣從者十餘人。

以暹為征東、才為征西、樂征北將軍，並與奉、承持政。遣融至弘農，

與催、汜等連和，還所略宮人公卿百官，及乘輿車馬數乘。

是時蝗蟲起，歲旱無穀，從官食棗菜。

諸將不能相率，上下亂，糧食盡。奉、暹、承乃以天子還洛陽。出箕關，下軹道，

張楊以食迎道路，拜大司馬。語在楊傳。

天子入洛陽，宮室燒盡，街陌荒蕪，百官披荊棘，依丘牆間。州郡各擁兵自衛，莫有至者。饑窮稍甚，尚書郎以下，自出樵采，或饑死牆壁間。

■ 9節 武帝紀に合流

太祖乃迎天子都許。遲、奉不能奉王法，各出奔，寇徐、揚間，為劉備所殺。

○英雄記曰…備誘奉與相見，因於坐上執之。遲失奉勢孤，時欲走還並州，為杼秋屯帥張宣所邀殺。

董承從太祖歲餘，誅。

董承は、忠義のクーデターではなく、董卓の残党がらみで、ついでに殺された印象だ。

建安二年，遣謁者僕射裴茂率關西諸將誅催，夷三族。

○典略曰…催頭至，有詔高縣。

汜為其將五習所襲，死於郿。濟饑餓，至南陽寇略，為穰人所殺，從子繡攝其衆。才、樂留河東，才為怨家所殺，樂病死。

董卓の残党たちの末路です。駆け足で片付いていく。

遂、騰自還涼州，更相寇，後騰入為衛尉，子超領其部曲。

十六年，超與關中諸將及遂等反，太祖征破之。語在武紀。遂奔金城，為其將所殺。

超據漢陽，騰坐夷三族。

趙衢等舉義兵討超，超走漢中從張魯，後奔劉備，死於蜀。

董卓伝の最後は、馬超の行く末を描いて終わっている。知らなかった！